



亚洲研究丛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
信息中心系列

什译《妙法莲华经》的泰译研究

A Study on the Thai Translations of
The Lotus Sutra based on Kumarajiva's Version

白 滢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亚洲研究丛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
信息中心系列

什译《妙法莲华经》的泰译研究

A Study on the Thai Translations of
The Lotus Sutra based on Kumarajiva's Version

白 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什译《妙法莲华经》的泰译研究 / 白淳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0

(亚洲研究丛书.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
中心系列)

ISBN 978-7-5097-9258-2

I. ①什… II. ①白… III. ①大乘—佛经②《妙法莲
华经》—泰语—翻译—研究 IV. ①B942.1 ②H4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25124号

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 什译《妙法莲华经》的泰译研究

著 者 / 白 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仇 扬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仇 扬 赵子光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258-2

定 价 / 5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彭 龙 朴仁国

编 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剑峰 郭棲庆 金璟美 柯 静

张朝意 张西平 张晓慧 赵宗锋

主 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 务：王惠英

总 序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英文名称 Information Center for Worldwide Asia Research（简称 ICWAR），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建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3 日，是目前世界范围内以“亚洲研究信息汇总”为主题的科研机构。中心通过编辑出版学术刊物《亚洲研究动态》，资助亚洲研究领域的课题研究项目、著作出版项目，建设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数据库，开展学术交流活动，选派北京外国语大学优秀学者赴韩国交流学习，建设与完善中心中英文学术网站等多种途径，依托北京外国语大学讲授 74 种外国语言的优势，汇总世界各国亚洲研究的有关动态和学术成果，构建学术资源网和信息数据库，搭建全球亚洲研究信息平台，为所有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与机构提供信息服务，促进世界范围内亚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资助亚洲研究学术著作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主要类别之一，中心每年评选立项资助出版 2~3 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在编教师主持的亚洲研究领域的专著、编著、译著和论文集。自 2013 年起，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由该社承担中心资助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在该社出版的所有学术著作列入“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

“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的推

出，是对中心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成果的有效整合和集中展示。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与发展，“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能够形成规模性系列丛书，以期为亚洲研究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读者朋友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为弘扬亚洲文化、繁荣亚洲学术研究做出贡献。我们衷心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的顺利出版所付出的努力！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2016年7月6日

目 录

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

第一章 导 言	1
一 经典的译译：从《三国演义》到什译《妙法莲华经》	1
二 问题与思路	5
三 理论与方法	8
四 相关研究成果	17
五 相关概念的讨论与界定	19
第二章 什译《妙法莲华经》的泰译概观	22
一 什译《妙法莲华经》的翻译与传播	22
二 什译《妙法莲华经》的价值	24
三 什译《妙法莲华经》在泰国的译介与传播	27
本章小结	38
第三章 文本意义与文化回译	39
一 文化回译	39

二	佛教诠释学视域下的文本意义	47
三	文本意义的初探	49
	本章小结	64
第四章	文本意义与文化融合	65
一	文本的不确定性	65
二	简化文本	72
三	翻译中的弥合	79
	本章小结	90
第五章	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	92
一	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	92
二	《普门品》的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	94
三	风格的传递	110
	本章小结	121
第六章	译者的身份	122
一	翻译的实质	122
二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125
三	译者与作者	126
四	译者的身份	129
	本章小结	130
第七章	结 语	131
	参考文献	135
	附 录	141

第一章 导 言

一 经典的译译：从《三国演义》到什译《妙法莲华经》

中国文化典籍的泰译历史如果从曼谷王朝初期 1802 年昭披耶帕康（洪）[เจ้าพระยาพระคลัง (หน), Chaophraya Phrakhlang (Hon)]^① 完成《三国演义》的经典译本算起，迄今已逾 200 年。从《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诸子经典，到《诗经》、《楚辞》、陶渊明诗、唐诗宋词，再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长篇章回小说，都有了节译、选译或全译问世。有的经典如《论语》、《道德经》、《三国演义》等还出版过多种全译本。就翻译成果而论，可以说泰国翻译界较为广泛地译介了中国文化的经典，和印度经典、西方经典一同构成了外国文化经典泰译的主流。这些译著的影响渗透到泰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

泰国翻译界对中国宗教典籍的译介，虽然在数量上少于文学经典，却也不乏建树。道教方面，除上文提到的《道德经》，《庄子》也有了著名学者索·希瓦拉（ส. ศิวรักษ์, So Siwalak）转译自英文的节译本和素拉·碧查塔（สุรัตน์ ปรีชาธรรม, Surat Prichatham）译自英文并参考中文本的全译，分别于 1975 年和 2011 年出版。巴贡·林巴努颂（ปกรณ์ ลิ้มปสุรณ, Pakorn

① 本书中首次出现的泰文人名、著作名均参照泰国皇家学术院颁布的转写规则附上拉丁转写。

Limpanusorn)《列子》全译本于2002年出版。除《列子》外,巴贡也翻译出版过《道德经》和《庄子》内篇,以一人之力译译道家三大经典。此外,《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圣关帝君觉世真经》等部分在中国信众中流传较广的经典也有了泰译。

佛教方面的经典则分为两种情况,一类是汉地原创的佛教经典,例如,1953年佛使比丘(พุทธทาสภิกขุ, Buddhadasa Bhikkhu)^①据黄茂林(Wong Mou Lam)英文本转译了禅宗经典《六祖坛经》。佛使比丘译出前七品,余品由巴维·拉达纳朗希(ประวิทย์ รัตนเรืองศรี, Prawit Ratanarueangsri)译出。该译本在泰国多次重印,流传广泛,影响较大。佛使尊者还根据约翰·伯菲尔德(John Bolfeld)的英译本转译了黄檗禅师的《传心法要》。此外,沙田·菩提南陀(เสถียร โพธิ์นันทะ, Sathian Phothinantha)^②1955出版了《大乘思想》(ปรัชญามหายาน, Pratyā Mahayan)一书,这是泰国大乘佛学研究初期一部重要的学术成果,从“大乘”、“三乘”、“一乘”等重要概念入手,介绍了印度、中国(汉传)、日本、朝鲜、越南以及藏传佛教,分述主要的宗派。沙田还从中文翻译了《维摩诘所说经》、《金刚经》、《大乘五蕴论》等重要的大乘佛教典籍,被尊为泰国大乘佛教研究的开拓者。在其他以泰文编撰的关于中国文化、文明、宗教的史论书籍中也大多辟有专论中国大乘佛教的章节,介绍汉传佛教经典。

在译成泰文的大乘经典中,《妙法莲华经》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首先,《妙法莲华经》是泰译本最多的大乘佛教经典,笔者目前收集到的有7种译本:查素曼·伽宾邢(ฉัตรสุมาลย์ กบิลสิงห์, Chatsuman Kabinsing, 即释法喜)译本(1982)、萨汕·洛珊拉(ศักดิ์สิทธิ์ ไรจน์แสงรัตน์, Saksan Rotsaengrat, 即释萨迦瓦罗,引文注释以缩写“S”表示)译本(1986)、

① 佛使比丘(1906~1993),泰国著名比丘,出版《佛说四圣谛》、《十二因缘》等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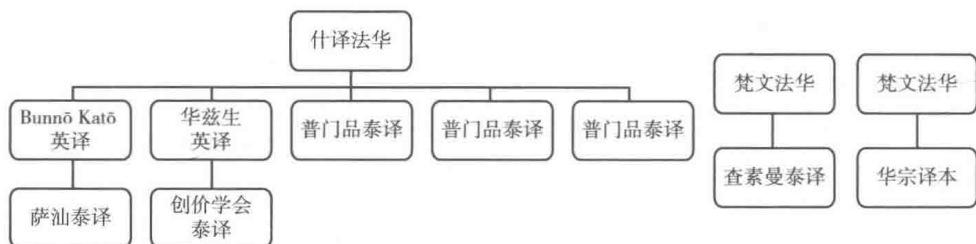
② 沙田·菩提南陀(1929~1966),曾任泰国华宗事务委员会(คณะสงฆ์จีนนิกายแห่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Khana Song Chin Nikai Haeng Prathet Thai)秘书,著有《东方思想》(เมธีตะวันออก Methi Tawan-ok)等著作。他翻译的大乘经典主要收录在1973年出版的《大乘佛教经典》(ชุมนุมพระสูตรมหายาน Chumnum Phra Sut Mahayan)一书中。

泰国创价学会 (Soka Gakkai Thailand, 引文注释以缩写“ST”表示) 译本 (1999)、华宗僧务委员会 (คณะนิภายหลวงจีน, Khana Nikaisongchin) 查湮·盖尔开 (ชะเอม แก้วคล้าย, Cha-em Kaeokhlai) 译本 (2004) 以及三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译本: 梁·沙田拉素 (เลียง เสถียรสุต, Liang Sathianrasut, 引文注释以缩写“L”表示) 译本 (1986)、帕普·翁拉达纳披汶 (Phakphum Wongrattanaphibun, 引文注释以缩写“Ph”表示) 译本 (1999) 和释圣杰 [วิสุภภัทร มณีปัทมเกตุ (ภิกษุจีนวิสุภภัทร), Phiksuchin Visawaphat, 引文以缩写“V”表示] 译本 (2006)。三个全译本即查素曼译本、泰国创价学会译本和华宗僧务委员会译本。萨汕译本虽有所删节, 但主要是通过删节来减少韵文和散文部分的重复之处, 或在韵文和散文中选择文意、叙事较为清晰者。实际上, 萨汕译本保留了什译《妙法莲华经》全部 28 品的主体结构 and 主要内容, 是一部可以让读者窥见全本概貌的节译本。可见, 就复译次数而言, 《妙法莲华经》在大乘佛教经典翻译活动中堪称独树一帜, 即使置于更广阔的文学泰译领域也属罕见。

其次,《妙法莲华经》的泰译本源于不同的版本系统: 一是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 一是梵文本《妙法莲华经》。译者的翻译目的各不相同, 萨汕译本是基于研究大乘佛教的目的, 而创价学会译本则是为了宣传推广日莲宗信奉的佛典,《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独立译本则和泰华民众对观世音菩萨的崇拜信仰有关。查素曼译本和华宗僧务委员会译本依据的源语文本则是梵文本, 旨在追求所谓的“原本”, 但根本上仍然是出于关注大乘佛教经典的目的。

最后, 各译本依据的源语文本情况较为复杂。萨汕译本和创价学会译本分别转译自 Bunnō Katō 和华兹生 (Burton Watson) 的英译本 (引文注释分别以缩写“B”和“W”表示), Bunnō Katō 译本和华兹生译本又译自鸠摩罗什汉译的《妙法莲华经》。而三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泰译本均直接译自鸠摩罗什的汉译。1982 年出版的查素曼译本依据的源语文本是梵文法华的英译, 即 H. Kern 译本, 同时参考了 Leon Hurvitz 据罗什译本翻译的英译本。1982 年出版的查素曼译本是最早的《妙法莲华经》。

泰文全译。2004 年出版的华宗事务委员会译本则是最晚近的泰文全译，这两个全译均出自梵文本系统。《妙法莲华经》泰译与源语文本的关系大致如下图所示。



《妙法莲华经》出现多种泰译本，显示这部经典在泰国宗教界、学术界受到的重视。20 世纪上半叶，泰国社会逐步将华宗佛教纳入社会宗教的管理体系，正式接纳中国大乘佛教为泰国宗教文化的一支。此后，泰国学术界、宗教界也开始对中国大乘佛教进行研究和介绍。在此背景下，《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六祖坛经》等大乘经典或直接译自中文，或借助英文译本转译，自 20 世纪中叶起相继问世。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依据汉传佛教经典翻译的大乘经典在泰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传播基础。此前已开始恢复发展的中泰文化交流^①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泰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了解。这即是什译《妙法莲华经》翻译成泰文的大环境。同时，泰国华人中的观世音崇拜有较广泛的基础，也是促使《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以单行本形式翻译与传播的原因之一。^②此外，与日莲宗渊源甚深的国际创价学会也非常注重《妙法莲华经》在泰国的推广，由泰国创价学会主持推出了据华兹生英译本转译的泰文全译本和相关论著，虽然另有其宗教理念，但客观上仍然是对什译《妙法莲华经》的传播。与此同时，泰国翻译界也很重视梵文本系统《妙法莲

① 中泰两国于 1975 年建立外交关系，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是汉语言文化教育在泰国逐步恢复发展的时期。汉语教学在泰国的全面恢复始于 1992 年。

② 与《妙法莲华经》泰译本大多转译自不同英文本，在泰国出版的独立的《普门品》译本大多直接译自中文。究其原因，大抵因为该品篇幅不长，且观世音崇拜在泰国华人中有很深的基础，因而由华裔在家出家译者完成的机会较多。随着近 30 年汉语教育在泰国的恢复与发展，也为大乘汉文经典的直接逐译打下了一定基础。

华经》的研究与翻译，有一种意见认为梵文本比什译更接近经文的原始面貌，查素曼译本和华宗委员会译本都选择以梵文本系统作为翻译的底本。国际学者对《妙法莲华经》梵文本的发掘、整理及翻译也为梵文《妙法莲华经》在泰国的翻译和传播打下了基础，他们研究和整理的成果成为泰译者的重要参考。

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是汉传佛教的重要经典，是三个现存《妙法莲华经》文言译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在汉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传播已有 1600 年的历史，成为了解汉文化圈佛教文化的重要文本。11 世纪至 13 世纪，什译《妙法莲华经》先后有了西夏文、回鹘文等民族语译本。至 19 世纪，法文、英文、越南文、印尼文等外文译本相继面世。什译《妙法莲华经》 also 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因其文辞简练，雅俗共赏，在民间广为流传，越来越受到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在泰国，根据英译本转译的什译《妙法莲华经》以及直接译自中文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已构成独立而完整的译文系统，与梵文系统的泰译本形成了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局面。

二 问题与思路

在讨论什译《法华经》的泰译之前，我们不妨以泰文版《三国演义》的经典译本作一参照。在泰国文学史中，昭披耶帕康（洪）版《三国演义》被誉为泰国“经典文学”的代表，其文体被称作“三国体”。《三国演义》的泰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带有编译或重写的性质。翻译团队分为两组，首先由通泰文的华人译出初稿，再由昭披耶帕康（洪）组织文人团队进行润色。译本保持了原著的基本细节，但同时也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文化心理和阅读审美，被誉为除人名、地名之外，看不出是外国文学作品的译著。在《三国演义》的泰译过程中，译者团队有意地采取了归化的翻译政策，以译入语读者的感知和接受作为重要的考量标准。为处理政治、语言、文化等因素带来的理解和接受上的障

碍,译者本着再现原著主要内容和宣扬忠义精神的宗旨,从文化角度重新对源语文本进行了诠释,并且在诠释的过程中实现了文体的创新,突破泰国古典文学数百年来韵文文学传统,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新式散文文体,并开创了泰国古典小说翻译与创作的先河。

对于《三国演义》这样的翻译作品,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忠实”与否则进行评判,不能把其中基于政治、文化因素而采取的变通方式说成是误译或是错误。当一部译品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所谓正误评判往往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译本的功用也已超越了“忠实”或“准确”的约束。如果我们承认,类似《三国演义》这样的译品,就其翻译过程而言,实质上是译者基于知识、文化的积累,出于对译入语环境适应选择的思考,而对源语文本进行解释的过程,那么我们会发现,“正”、“误”、“佳”、“劣”之分,更多只是评论者出于规范思路而进行的主观性评判。不同译文之间或者译文与源语文本之间的差别,无论细微或是巨大,都有可能是译者对于解释度的把握不同造成的。

佛经翻译亦然。孔慧怡曾经指出:“一般所谓对、错、好、坏的译评观念,在佛经翻译很多时候都没有作用。”^① 什译《妙法莲华经》的泰译也面临相似的境况。首先,萨汕译本和创价学会译本依据的英译虽然不同,但都是质量很高的译本,较为精确地传递了什译《妙法莲华经》的文字内容及文化内涵。泰译者的转译也较为出色、完整,译本各品质量较为整齐一致。面对这样的译本,研究的思路重点应该放在何处?通过对《妙法莲华经》泰译本的初步考察,笔者认为关键问题在于以下两点。

(1) 什译《妙法莲华经》泰译与传播的历史是怎样的?

这是在翻译研究中对译品应做的基础描述之一。

(2) 泰译者对文本意义的追求是怎样的?

对文本意义的追求是翻译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从源语文本到译文,意义的诠释和传递过程存在着空白与不确定性,译者必须确定相

^① 孔慧怡:《重写翻译史》,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05,第97页。

应的政策与方法来应对，对空白或不确定处给出自己的诠释或解读。同时，由于文本意义具有开放和封闭的双重性质，译者需要把握相应的尺度和标准，在开放性与封闭性之间寻找平衡，诠释义理。

就《妙法莲华经》泰译这一具体译品而言，译者如何处理大乘佛教与南传佛教在义理、文化上的契合与歧异是贯穿于译本考察全程的焦点，究其实质，讨论的仍然是译者与文本意义之间的关系。

根据目前已掌握的译本，笔者设定两个方向的考察视角。

(1) 转译本的比较，以萨汕译本、创价学会译本之间的比较为主；

(2) 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的比较，主要考察直接译自中文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在消除了第三语言的屏障之后，对义理的探究呈现出怎样的成果，与转译本有何异同。

转译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文本意义开放性和封闭性的比较与分析。由于有原语文本（鸠摩罗什汉译）^① 以及历代权威注释的存在，决定了转译自第三语言文本的泰译本的开放性不能是无限的。译者的诠释以及在诠释中体现的视域，都可以与原语文本进行比较研究，由此考察出译者如何在开放与封闭间寻求平衡，如何理解文本意义。在《妙法莲华经》转译成泰文的个案上，或者说在佛教经典的转译方面，开放性和封闭性不仅是辩证的、相对的，也是同一的，即体现在译者对终极的义理或“了义”的诠释上。因为文本意义是经由第三语言从大乘佛教语境向南传佛教语境“回译”，文化回译的效果是翻译能否成功的关键。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也参照了梵文本系统的译本，从文化回译和诠释效果的角度进行对比研究，以便对译文进行更全面的分析评判。

主要研究思路如下。

(1) 对翻译史的考察。

本论题是对什译《妙法莲华经》泰文译本的综合考察与研究，包括

① 鸠摩罗什所依据的原文本已杳不可寻，即使这一“原本”重新被发现，也无法被认定就是《妙法莲华经》的初始文本。鉴于什译《妙法莲华经》在汉传佛教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本书的研究框架内，笔者径视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为“原语文本”。

什译《妙法莲华经》和梵文《妙法莲华经》在泰国翻译传播的历史,译本、译者的简况,对什译《妙法莲华经》泰文译本特色与得失进行描述。

(2) 对译者与文本意义关系的考察。

如果从传统的规定性研究视角来看,萨汕译本和创价学会译本都可以称作“佳译”,萨汕译本对佛教文化意义的把握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而创价学会译本则对源语文本做了亦步亦趋的传译。仅仅从“对错”、“忠实”、“畅达”的角度看,两个译本都在水准之上。但这种视角可能忽略了文本及翻译背后的大量“故事”。这些“故事”牵涉到译者的自我定位,译者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与诠释,牵涉到译本之间趋同或歧异的原因,牵涉到译者如何理解大乘佛教与南传佛教之间的同一与差异。就翻译过程而言,不是文字信息传递完成之后就大功告成了,对文本翻译过程和译者心态的探究同样具有价值。

上述研究思路将被划分为6个分论题,分章节讨论。

- (1)《妙法莲华经》的泰译与传播;
- (2)文化回译;
- (3)不确定性文本的翻译;
- (4)译者如何处理理念层面的冲突对立;
- (5)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的问题;
- (6)翻译与译者的关系。

三 理论与方法

(一) 诠释学视野下的佛经翻译

“翻译即解释”是诠释学译论最著名的表述之一。^①《妙法莲华经》

^①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指出:“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Auslegung),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第540页)另可参见朱健平《翻译即解释:对翻译的重新界定——哲学诠释学的翻译观》(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的泰译过程正是译者在译入语文化环境下对经典所做的重新解释。诠释学理论倡导的是一种和而不同的人文科学理念，的确可以在规定性翻译研究之外做到另有阐发。就翻译研究领域而言，在源语文本和作者之外，诠释学的前见和视域融合理论力求走进更深邃的诠释者/译者的世界，去接近翻译的真相。这不是对一个遥远的、不可再现的世界的盲目想象，而是试图通过分析研究，洞察文本背后更深广的精神领域。在译者和译作的世界里，有对于源语文本的疏离与契合，也存在某些暂时不可解、不可思议的现象，但对于译者与文本意义的诠释哪怕只获得最细微的发现，也包含着增益精神世界的可能性。

伽达默尔是哲学诠释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前见”、“视域融合”等观点在解释翻译现象、探究译者思路方面具有开创意义。伽达默尔的巨著《真理与方法》虽对翻译现象多有论述，但主旨并不在于讨论翻译。哲学阐释学在翻译研究领域的运用，还需要进一步的阐发。朱健平在《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一书中就围绕伽达默尔的理论做了不少梳理、廓清的工作。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开篇即论述人文主义传统对精神科学的意义，分析了“教化”、“共通感”、“判断力”、“趣味”这几个人文主义的主导概念，将诠释学“定位为一门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教化是人文科学的本质，它构成精神的异化（alienation）和返回（return）的辩证运动结构，精神总是通过去到陌生的世界而重新返回自己的家园，精神永远走在回家的路途之中。”^① 与强调科学性质和手段的语言学翻译研究不同，诠释学翻译研究立足于人文的视角，这与讨论文化翻译的本质是契合的。

朱健平指出，伽达默尔诠释学的翻译观带有归化倾向，认为译者必须“找到一种既是他自己的又适合于原文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译者和原文所共有的共同语言，它只有在译者自己的视域与原文的视域互相融合后才能获得，而这种经过视域融合之后的语言就已经不可能只是原文的

① 朱健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107页。